

人民資本主義批判

〔美〕布迪希著

商 務 印 書 館

人民資本主義批判

〔美〕布迪希著

馬 清 槐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1960年・北京

本書根据美国国际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8年出版的布迪希 (J. M. Budish) 著《人民资本主义: 股份占有和生产》("People's Capitalism: Stock Ownership and Production") 并参考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9年俄译本译出。

作者布迪希 (J. M. Budish) 是美国当代进步的政论家。他以美国的现实情况为依据, 对资本主义辩护士所谓美国职工由于购买股票已成为财产的“共有人”这一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指出: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向“人民资本主义”转变这一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本书原名《人民资本主义: 股份占有和生产》, 中译本将书名改为《人民资本主义批判》。书前并译载了俄译本编者的话, 一并供研究参考。

人民资本主义批判

[美]布迪希著 馬清槐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0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4117·18

1960年8月初版

开本 850×1165/32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5 千字

印张 2—8/16

印数 1—6,200 册

定价 (9) 0.35 元

俄譯本編者的話

一方面是世界經濟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自墮声誉的資本主义的声名狼籍，这种情况迫使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和政治家們寻求新的途徑来巩固壟断資本的已經发生动摇的陣地。

在战后年代，資本主义的宣傳机构，首先是美国的宣傳机构，展开了一个从思想上影响劳动人民的广泛运动，以便破坏他們的团結，模糊他們的階級意識。资产階級的辯护宣傳家特別醉心于在美国大吹大擂的、現今在欧洲兜售的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理論。这种理論的卫士們硬說，現代的資本主义是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旧”資本主义弊病的“新的、經過改造的人民資本主义”。

“人民資本主义”的辯护人宣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資本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各居民阶层中股票持有人的数目仿佛增加了。他們硬說已經发生了所謂“管理上的革命”，說什么資本家“已經避开，而由公正的管理人員（公司的行政人員）組成的新的階級已經居于經濟的首要地位”，說什么資本家与劳动者之間的界限由于“收入平均化”而已經消弥，說什么規定了利潤累进稅的“超階級的”国家稅收政策、社会保險政策、年金政策仿佛已經获有成效。他們喧嚷着“沒有危机的、有計劃的資本主义”的可能性等等。

美国进步政論家布迪希的这本引起苏联讀者注意的小册子，并不企图对“人民資本主义”理論的各种变种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作者講到这一理論的拥护者們的两个基本論据——由于資本家將股票賣給广大的小額儲蓄戶而實現了資本“民主化”的說法，

以及人民的福利由于經濟的仿佛高速度的发展而有了增长的說法。使人頗感興趣的是，这位美国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事实加以論証和确証，批判了那些为“人民資本主义”理論作辯护的最重要的論据。

作者以美国现实情况的許多事实为根据，揭穿了所謂美国职工由于購買股票已成为公司财产的“共有人”以及美国“人人都是資本家”的說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布迪希分析了一些最大的公司所实行的职工購買股票的計劃，并且証明了：事实上，这里所談的，根本不是在工人中間“广泛地分配公司财产”的問題，也不是对他們有任何物質上的好处，而相反地，是欺騙工人，破坏职工队伍的团結，使财产进一步集中在真正的所有者手里。这些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就是金融巨头和大工业企业的老板，他們掌握着巨額股票，控制着美国的全部經濟生活。

使人发生很大兴趣的是，布迪希的这本小册子也揭穿了“人民資本主义”理論家的另一个重要的論断，即：为了达到美国的丰裕和普遍繁荣，不必走生产資料公有制的道路，因为，他們尽管仍旧維持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制和追求利潤的欲念，只要通过迅速扩大生产和增加經濟发展速度的办法，仿佛就能达到“普遍的繁荣”。作者援引鮮明的数字，証明了美国經濟发展的速度实际上在降低着，証明了生产資料私有制和追求利潤的欲念在美国造成企业經常开工不足的現象，造成經濟衰退、周期性的生产过程危机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其結果是一小撮亿万富翁更加强大、更加富有，而工人和消費者則处在壟断資本家的压迫之下。

小册子里很有說服力地和很有意义地引用了美国和苏联的經濟发展速度的对比，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証明了，只有在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和資本主义利潤刺激的条件下，国家的經濟才能不断

地和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不是为了垄断资本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为了达到丰裕富足，全面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布迪希的这本小册子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现实性和揭发力，而且在于作者的文章写得清楚通俗，即使有时谈起复杂的事情也是如此，由于这个缘故，广大的苏联读者是一定会怀着浓厚的兴趣来读完这本书的。

目 次

第一章	美国公司的所有权·····	1
第二章	吸引职工参加股份资本的計劃·····	15
第三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	31
第四章	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发展·····	54

第一章 美国公司的所有权

关于美国經濟制度是“人民資本主义”这一說法，我們近来已經听得很多了。两次世界大战，几次較小的經濟危机和生产萎縮，1929至1932年的經濟大危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世代——已經丢尽了資本主义經濟的顏面，因此它的发言人也認為不再有可能用它原来的商标来“兜售”了。

两家資本十分雄厚的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新澤西美孚油公司——所共有的乙基公司，最近摘要地发表了司密斯学院的馬西摩·薩尔瓦多里教授的一篇講演。这本小冊子題目叫《美国的資本主义》，曾經受到艾森豪威尔總統的贊揚，認為里面包含着“关于这个問題的一些最卓越的思想”。總統說道，“我将尽可能广泛地来傳播这些思想。”

薩尔瓦多里教授承認：“事实上，欧亚两洲沒有什么人会贊成美国式的資本主义……。在具有文化修养的欧洲人或亚洲人看来，資本主义主要代表着危机、不稳定、失业、战争和帝国主义。”

但是这位教授接着向我們保證，虽然这些概念对于欧洲旧式的資本主义也許是适用的，它們却并不能表示今天美国資本主义的特征。他認為这种資本主义应当用一个显然有所区别的专用名字来称呼才对。

吹噓貼了新商标的資本主义

但是，要为資本主义想出一个有效的“广告”商标，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三十和四十年代工于心計的广告作家們的“杰作”——“美国制度”、“美国生活方式”、“自由經營企业制度”、“个

人經營企业制度”——并未能使那些委托撰写的公司滿意。

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約翰斯頓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1943年2月）里表示了这种不滿：“我們担心資本主义这个詞是不受欢迎了。因此我們求助于一个含糊的說法，大談其‘自由經營企业制度’。我們甚至用国旗的旗布作掩护，談到‘美国生活方式’。这样的措辞模糊了主要的問題，达到危險的程度。你不能吹一通‘自由經營企业’或‘生活方式’就办起一家工厂来。要兴办工厂……非有資本不可。除非我們明白說出資本主义这个詞儿，誰也不会了解这一点。”

1956年8月16日报端披露，“‘人民資本主义’的一个經過大量修訂的版本”，即由美国联合广告公司“計劃的”一次展覽会，“終将不再引起混乱，努力爭取人心”。美国联合广告公司和美国政府所主办的这次展覽会預定前往拉丁美洲，然后到別处去向世界各国吹嘘独一无二的美国“人民資本主义”。①

在八年前的1948年，即早在这个广告联誼会完成其新的“商标”以前，全国制造商协会就出版并推銷了菲尔普斯·亚当斯所写的一本关于《自由經營企业制度》的小册子，为“人民資本主义”的1956年展覽会在腔調上預先作了安排。全国制造商协会异常謙虛地宣称，“美国的自由經營企业制度，就我們所知，毫無疑問是人类至今能够想出的最进步和絕對民主的資本主义形式。”并且它补充說，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对于这一方面的計劃工作，美国人已經进行了一百五十年。”

但是，环绕在卢斯主办的《幸福》杂志周圍的大企业的智囊团却認為，考虑到过去所发生的經濟危机和战争，硬說美国人已經那样地計劃了一百五十年，那是很不明智的。在他們的《美国》，不断

① 1956年8月17日《紐約时报》。

的革命》(1951)这篇文章里，他們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具有獨特的、有益的性質：“美國的資本主義曾經經歷了改造的過程，因此它現在幾乎完全不同於古典的資本主義（例如卡爾·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攻擊的那種資本主義）……當歐洲人談到資本主義的時候，他們所談的東西在美國已經不再存在了。”因為現在，《幸福》雜誌的編者們向我們保證說，“生產更多的成本（和售價）較低的商品是美國工業的基本原則。”

後面的這種說法，正便是現在美國聯合廣告公司（私人機構）和美國新聞處（在國外活動的聯邦宣傳組織）在其鼓吹“了解美國經濟制度的效率”的運動中所宣揚的。由美國新聞處出版的在國外發行的冊子《人民資本主義》直率地承認，“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那時公共的福利往往遭到忽視，財富大量集中，工人工作過度而待遇菲薄。”但是，它又告訴我們，“這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迹。今天的情景完全不同了。”^①

現在是什麼樣的情景呢？由政府 and 聯合廣告公司主辦的關於“人民資本主義”的展覽會宣稱，今天“幾乎人人都是資本家”。從商標上看，這倒是一件十分動人的商品。難怪《美國勞工聯合會—工業組織會議新聞》的社評（1956年11月24日）要說，“人們在文字上和口頭上正在大談其‘人民資本主義’……其中有些話完全是一派胡言。”

顯然，美國的資本主義確曾經歷了這樣一個時期，那時財富大量集中，工人工作過度而待遇菲薄。但是，不妨請問一下，這個掠奪成性的資本主義是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變成今天所謂有益的資本主義的呢？曾經發生什麼樣的結構上的改變，居然把公認為忽視公共福利的舊制度變成所謂新的“人民資本主義”的呢？首先，

① 見1956年12月31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肯·赫福德的引文。

讓我們試圖從“人民資本主義”的代言人那里獲得答案。

證券交易所是“人民資本主義”的基石

1957年2月24日(星期日)，這家紐約報紙的商業欄用占據四欄的大字刊出了這樣的標題：“紐約證券交易所將於明日為來賓開放一座大廳，以招徠更多的觀光者。”他們報道，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來賓人數每年已超過三十萬人，使它可以同自由神像和聯合國大廈媲美。但還希望將有更多的買主到交易所來。為此對公眾開放了一座新的高大的展覽廳。這座新的遊覽大廳建築在布羅德街二十四號，座落華爾街區的中心，造價達百萬美元，經四年方才竣工。

這些展覽是與交易所的“請在美國企業中擁有股份”這一基本主題相適應的。大廳通向游廊，站在游廊上可以俯瞰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市場，那里每天有幾百萬份股票買進賣出。

這是今天美國資本主義的陳列室。擁資千萬的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美孚油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在這里都有它們的陳列品，都在“努力使股東人數的增加同它們自己的發達和繁榮密切地聯繫起來”。而在所有這些東西的上面，高懸着一條巨幅的標語：“紐約證券交易所是人民資本主義的基石。”

在那個標語的底下，擺着許多可以旋轉的紙板框，上面寫着這樣的題句：

“兩項重要的發展使我們民主的資本主義生氣蓬勃——公司所有權的分散為股份，這些股票能夠在那里進行交易的證券交易所。”

“我們全國性的公司是由千百万人民所占有的。”

“股東的數目每年增加五十萬人。”

原來這就是所謂“民主的人民資本主義”所發生的結構上的改

变：第一，实业和其他公司企业的資本分成許多股；第二，这些証券可以在那里买进卖出的証券交易所的作用。按照美国鋼鐵公司的董事长罗杰·布劳的說法，这些改变所产生的情况是，“企业，特别是我們的一些最大的企业……現在已由各种地位的千百万人民所占有了。”^①

讓我們現在来分析一下这些說法。讓我們首先比較仔細地观察一下紐約証券交易所，因为它大言不慚地自称是“人民資本主义”的基石。这块石头是标有日期的，而日期是 1792 年。因为証券交易所从那年起就存在的。这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例外的发展。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里，正如《大英百科全書》所說明的，証券交易所或“买卖股票、証券和債券之类的有价証券的市場……已經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倫敦交易所就其业务的規模和范围來說，在全世界証券交易所中首屈一指”，^③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美国赶上和代替英国执資本主义国家的牛耳的时候，紐約才代替倫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証券交易所。

但是，倫敦交易所仍旧在同紐約分庭抗礼，因为它“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經營各种有价証券”。^④在欧洲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其起着作用的証券交易所——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巴塞爾等等。甚至旧日俄国的資本主义也有証券交易所設在圣彼得堡，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到 1914 年止。

面对着这些事实，所謂紐約交易所代表着仅为战后美国所特有的“人民資本主义”的基石这种說法，显然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① 罗杰·布劳：《知道怎样增殖和分配》。1957 年 1 月 15 日在紐約經濟俱乐部的講演。

② 《大英百科全書》，1956 年版，第 21 卷，第 419 頁。

③ 同上，1914 年版，第 21 卷，第 419 頁。

④ 同上，1956 年版，第 21 卷，第 419 頁。

狹隘的占有和控制

紐約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凱士·丰斯頓在1957年3月31日《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特別增刊里寫道，“我們已經更接近于真正的‘人民資本主義’了，在這種制度下各地的千百萬人民——其中大部分屬於中等收入之列——擁有美國企業的享有投票權的股票。而且，股份占有的趨勢還在繼續發展。”

在紐約漢諾威銀行出版的一本關於公共關係的小冊子《人民資本主義》中，馬克斯·納德勒教授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美國的經濟”，納德勒博士說，“正在很快地帶有我們可以稱為‘人民資本主義’的那種性質，在這種制度下，全國的生產設備——特別是工業設備——已逐漸為低等或中等收入的人士所占有，或間接為經辦他們的貯蓄事宜的互濟公司^①所占有。”^②

因此，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美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究竟分散得怎樣廣闊。紐約證券交易所在1956年春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個人占有股票的人數共計八百六十三萬，約為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

當然，這是一個約計的數字，無疑地要看所採用的計算方法如何而定。其他機構對於股東人數的估計比這低得多。例如，達特茅斯調查研究委員會在1956年的一次調查中報道，聯邦儲備局和美國輿論研究所在1955年的調查結果，“股份占有者的人數分別為五百五十萬和六百九十萬。”^③請注意這兩個估計和紐約證券交

① 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公司分為股份公司和“互濟公司”兩種。形式上，后者與前者不同，它們是根據入股原則而不是根據股份原則建立起來的，並且為一小伙的股東所占有。從美國金融制度的例子可以看出，“互濟公司”的創立目的在於積聚低等和中等收入者的資金，以便美國金融巨頭獲得利潤。——俄譯本注

② 馬克斯·納德勒：《人民資本主義》，紐約版，1956年。

③ 艾摩斯·特克工商管理學校：《擴大證券占有的基礎》，達特茅斯，1956年，第5頁。

易所的估計之間的差額，分別為三百一十萬和一百七十萬。顯而易見，可能發生錯誤的幅度（對於實際股東人數的過高估計或低估）是很大的，達到百分之五十六。

可是，通過股份占有在各種各類的收入者中間分配美國企業的所有權問題，具有重要得多的意義。紐約證券交易所對於這個決定性的問題卻完全保持緘默，顯然它是故意這樣辦的。

總經理丰斯頓在 1956 年 7 月 23 日宣布證券交易所的調查結果，表明美國各公司有八百六十萬股東時，聲稱這樣廣泛的占有形式“正在創造一種人民資本主義”。他肯定地說，有這樣大量的股東存在，“這就提供了可以向國外宣傳的極好的明證，讓人知道這一前所未有的最成功的經濟制度的真實意義”。

伯頓·克倫在說明上面引述的交易所的報道時也指出，“它沒有企圖發現，收入在三千美元以下或五千至七千五百美元或五萬美元以上的人士，通過股票而占有的美國經濟的百分比究竟如何……實際上，證券交易所現在手頭掌握的資料是可以用來查明這種數字的，可是交易所目前並不打算這樣來利用那些資料。”^①

如果這個交易所所有理由可以相信那些數字有助於證明它的論點，它是不会輕易放過機會，不去利用它手頭的資料得出那些數字來的。它不希望這樣地利用資料，這一事實特別使人相信，那些本來可以求得的數字將暴露出對於美國經濟的占有和控制的不斷集中。

但是我們毋需單單依靠這個間接的證據。有大量直接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是可以利用的。布魯金斯研究所，一個公認的大企業的研究機構，在其對股份占有的調查（包括 1952 年春一個時期）中表明，只有千分之二的一般工人、千分之十四的半熟練工人、千

① 《紐約時報》，1950 年 7 月 24 日。

分之四十四的熟練工人和工头才拥有一些股票。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制造业公司的全部股东中，单是千分之二十三的股东便占有那些公司的股票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七。在金融和投資公司中，百分之三的股东控制了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三。在运输业中，千分之十五的股东持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股票。

最后，在公用事业(电话、煤气、电力等)的范围内，单是百分之二的股东便占有了全部股票的百分之四十六。^①

根据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統計数字，1952年在各証券交易所有股票行市的全部公司的股东总数为六百四十九万人。換句話說，全部成年的美国人中只有百分之六强的人拥有股票，而这些股票中的大多数則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股东，或万分之六至万分之十八的成年人口所控制。

由此可見，对美国經濟的实际股份控制是集中在一小撮壟断集团的手中，其人数在各經濟部門里从每一千成年人中的二人至每二千人中的一人不等。布魯金斯研究所的調查結果指出，其他几百万股东平均每一股东約有四股。当然，这种情况在对經濟的控制方面是不会給他們任何发言权的。

这一結論在联邦儲备局与密西根大学調查研究部合作进行的1957年消費者岁入調查中获得了証实。調查結果証明，在美国全部五千六百一十万个消費单位(家庭和未婚的个人)中，百分之八十九手里沒有股票；百分之四的人所占有的股票金額不到二千美元，另外百分之二的人所占的股票金額在二千美元至五千元之間。只有百分之三的家庭拥有价值一万美元或一万美元以上的股票。^② 那些拥有不到五千美元的百分之六的小股东，实际上在大公

① 刘易士·基默耳：《美国的股份占有》，华盛顿，1952年。（又参看劳工研究会：《劳工情况报告第13号》。）

② 《联邦儲备公报》，1957年8月。

司中并不比手头沒有一張股票的百分之八十九的人有更多的发言权。

維克托·貝洛在《美国經濟評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工資收入者的股份占有权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据他估計，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家族集团在 1956 年所“拥有的股票，各超过美国全部工資收入者手中的股票許多倍。事实上，洛克菲勒仅在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一个公司的股票的市場价值，就倍于美国所有工資收入者手中全部股票的市場价值”。^①

由此可見，納德勒教授在其小册子中所謂“全国的生产設備已逐漸为低等或中等收入的人士所占有”的說法，显然是不符事实的。所以他覺得有必要留一条后路，在他的說法后面加这么一句：“或間接为經办他們的貯蓄事宜的互济机构所占有。”現在讓我們来考查一下这条后路是否牢靠。

机构的参加股份資本

納德勒教授提到的“互济机构”是人寿保險公司、儲蓄銀行^②、儲蓄貸款会^③、投資信托公司^④、年金基金会^⑤、慈善基金会和大学

① 維克托·貝洛：《人民資本主义和股份占有》，載《美国經濟評論》，1958 年 6 月，第 333—347 頁。

② 儲蓄銀行是一种沒有股份資本的金融机构，它利用着从儲戶方面吸收的存款作为資本，对儲戶支付利息。这种銀行靠投資于各种有价証券（主要为政府債券）和貸借款項的利息（主要为抵押放款）而获得利潤。——俄譯本注

③ 儲蓄貸款会这一金融机构的資本是由領取股息的“股東們”的股份存款构成的，其获取利潤的办法与儲蓄銀行同。——俄譯本注

④ 投資信托公司是一种金融公司，它形式上为了自己股東的利益而投資于各股份公司的有价証券。它的資本是靠发行股票（有时也靠信貸）得来的。由投資取得的一部分利潤应分子各股東（參看維·貝洛：《金融巨头的帝国》，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8 年版，第 121—123 頁及其他）。——俄譯本注

⑤ 年金基金会是一些公司为了对自己的职工发放年金和津貼而設立的。这项基金名义上属于职工，但事实上那些公司把这些資金轉交給与它們有关的銀行和保險公司，供“委托保管”，而后者则自行处理这些資金（只对相应的公司作报告），作为利潤的补充来源。——俄譯本注

基金会^①。

为什么把大学基金会和慈善基金会列为互济机构，納德勒教授沒有加以說明。这两种会根本沒有理由称为“互济机构”。它們是由收入最高的一些个人或人数不多的集团捐款并組織起来的，在管理上它們也是为这些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着想的。

在上述的一切机构中，也許只有儲蓄貸款会可以正当地算作互济团体。但是这些机构并不买进任何种类的公司股票，因此它們也就不可能占有全国的任何一部分的生产資料。其他一切机构都只是名义上的互济。絕大部分人沒有发言权，他們在这些机构里只有极有限的一点經濟关系。除掉那个决定性的事实以外，这些机构在組織上和管理上并不而且也不可能作出任何貢獻，使生产設備的占有权获得比較广泛的分配。

互济儲蓄銀行照例并不將它們的資金投入公司的股份資本，虽然它們有时候可能买进一些沒有投票权的积累优先股。無論如何，在各互济儲蓄銀行的全部三百一十亿美元的資產中，1956年年初仅有六亿六千四百万美元(或百分之二左右)是公司股票。这一数字約占紐約証券交易所一家的上場股票价值的千分之三，在各交易所的全部流通股票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額就格外小了。

“互济的”投資信托公司向那些投資于这些公司或通过它們購買股票的人士发行它們自己的股票。既然政府的調查統計所包括的一切家庭中百分之八十九沒有股票，那么这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当然也就沒有这些公司的股票了。

各私人年金基金会的資產現在总共将近三百一十亿美元，如

① 从金融和經濟观点来看，在美国实行的慈善基金和大学基金的制度使金融寡头的代表人物能够大大地减少他們所付的稅款(这些基金可以不付所得稅和遺產稅)。同时，它們的創設人由于仍旧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这些基金，能够利用基金的資產来帮助自己进行一般的金融活动和控制各公司。——俄譯本注